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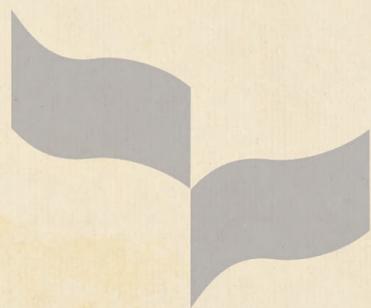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九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九

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英宗一

在位四年

治平

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戊戌太白晝見 三

月辛酉雨土 夏四月癸未放宮女百三十五人

五月己亥濬五股河河流派別于魏州之第六埽曰

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距魏恩德博之境百三十里東

至德滄入海轉運使韓贛請浚之以紓恩冀之患至

是詔併五股河治之 戊申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

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  
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  
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  
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  
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  
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  
琦尚書右僕射呂中曰富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  
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  
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克  
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

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  
嘉祐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  
應變育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  
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  
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  
宮名曰慈壽 己未熒惑犯太微上將 閏月戊辰  
輔臣進爵一等 六月己亥增宗室教授先是以王  
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  
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  
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

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脩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頊爲潁王王陶等爲翊善記室辛酉太白晝見壬戌歲星晝見癸亥余靖卒靖字安道曲江人舉進士爲贛縣尉官至尚書左丞爲人質直剛勁治歷六

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卒年六十五，謚曰襄。秋八月甲寅，太白入太微垣。丙辰，內侍都知任守忠竄蘄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僉。趙鼎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

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以趙瞻爲侍御史瞻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弊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帝稱善久之以傅堯俞爲右司諫同知諫院帝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

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深然之。九月詔日  
開經筵。時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  
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  
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  
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左右  
史闕。帝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  
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韓維對。遂除  
維同脩起居注。邇英進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  
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親近儒臣之所也。侍於側  
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

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  
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  
丁卯復武舉。冬十月丙申。詔中外近臣監司舉  
治行素著可備升擢者。十一月乙亥。刺陝西民爲  
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  
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  
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  
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  
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  
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

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  
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  
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  
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  
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未  
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旣安然後次及諸郡一  
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  
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  
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畧不可用知諫院司  
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

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間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鬥官中旣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

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

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

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寔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寔出於琦雖光六䟽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十二月吳奎以父喪去王疇爲樞密副使吐蕃本征以河州內附初喃厮囉娶李立遵女生瞎羶及磨羶角又娶喬氏生董羶李氏寵衰斤爲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

唵廝囉不能制磨氍角因撫有其衆寶元中磨氍角  
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  
屬唵廝囉瞎氍仍居龕谷而死二子長曰木征居河  
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氍與母別居歷精城號  
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  
地由是唵廝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  
乞內附 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帝遣王昭明等  
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  
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  
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柰何又增置此員其

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閩外之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以胡宿爲給事中。時曾公亮任雄州。趙滋專治界河事。宿言于帝曰。憂患之來。多藏于隱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餘年。內外無患。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近來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主吏之職。移文足以辯詰。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耻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祖宗之約。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

二年春正月甲戌賑蔡州 契丹立梁王濬爲太子

二月甲辰大風晝冥 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

立爲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即位數問  
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  
知杭州 三月己巳判司天監周琮等上所造明天

曆 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  
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  
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  
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旣而韓琦等言  
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

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  
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  
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  
光獨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敬愛之  
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  
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  
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  
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  
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  
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

說德便非天倫之間奈何  
以報施之常律之

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  
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戾端冕。富有四海  
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  
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即命吏  
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  
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  
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叅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  
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  
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

弼免

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五月癸亥。詔以綜核名實勵臣下。以陳旭爲樞密副使。詔皇子及宗室卑屬勿授師傅官。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爲子爲父母師於義未安。故有是詔。六月己酉。詔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奉濮王典禮。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在合經。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秋七月癸亥。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爲樞密使。非

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戊寅賈昌朝卒昌朝字子明真定人真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進士除常州晉陵縣主

樞密使文彥博  
副使呂公弼

簿歷侍從多得名譽及爲相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  
庚辰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  
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  
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會  
公亮欲遷歐陽脩爲樞密使將進擬脩覺其意謂之  
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  
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以文彥博爲樞密使  
呂公弼爲樞密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  
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  
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

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慙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未興軍。尋有是召。是月詔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百八十人。八月庚寅。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司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皆溺死。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乙未。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恥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惟懼不能以承。

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廼八月庚寅大雨  
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  
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  
與將天下刑獄滯寃賦繇煩苦民有愁歎無聊之聲  
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也今飭躬焦思  
欲銷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  
何繇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  
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  
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脩以輔朕之不逮初學  
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

專以戒朕不德。可更曰協德交脩。且命罷宴減膳禱  
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  
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  
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于深淵。浮苴棲於木末。  
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潁之間。積尸成丘。今夏疫癘。  
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  
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  
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  
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  
頭祈請。額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爲讒人

離間兩宮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誠有不慈陛下爲人子安可遂生忿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察其是非今乃一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陛下所以獨

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也帝嘉納之

九月壬戌雨罷大宴壬午太白犯南斗 唐州太守

趙尚寬歲滿當遷帝嘉其在任興輯勸課特進一官

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

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天下倡 冬十月乙

巳雨木冰 十一月吐蕃唃廝囉死以其子董氊爲

保順節度使 十二月辛亥太白晝見 以王回爲

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字深父候

官人舉進士初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

友文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夫之於婦。兄之於弟。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若朋友則親非天性。合非人情。從非衆心。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

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  
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旣沒而其義  
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  
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  
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  
者與之友乎居潁川久之不肯仕敦行孝友質直平  
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  
在廷多薦者竟厄于數君子惜之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

起丙午至丁未凡二年

英宗二

治平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韓琦求去鎮草  
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  
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脩脩為帝  
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脩為之  
也 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巳卯温州火焚官民  
居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 丁丑皇太后手詔下中

此小人傾人之言必不出文  
忠口

書門下宜如前代故事。濮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皇帝可稱親。濮王稱王夫人並稱后。以瑩爲園。即園立廟。辛巳以王子宗懿爲濮國公主祠事。壬午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以議禮黜。先是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時范鎮尚爲翰林學士。上言曰：「陛下旣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誨等遂劾韓琦專權導諛，附會邪議，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劾歐陽脩首開邪議，妄

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而曾公亮趙槩同聲附和以  
希執政乞皆貶黜時中書亦上言皇伯無稽決不可  
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  
之事皆非朝廷本意請明詔中外帝意不能不嚮中  
書然亦未即下詔也至是以皇太后手詔衆論愈激  
誨等又上言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  
命以箝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謗於主上今復以移  
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  
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不報於是呂誨等繳  
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命閣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

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等對曰

何至此

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乃出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書三月庚申彗星晨見于

室辛酉黜諫官傅堯俞御史趙鼎趙瞻時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誑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  
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辛未以  
黜呂誨等詔內外辛巳彗星見西方如太白長丈有  
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夏四月命龍圖閣學士司  
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紀傳之體文字  
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  
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  
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  
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  
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

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  
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 辛丑宋庠卒庠

字公序舉進士第一歷官平章樞密使先判州郡所  
至以恬靜為治及再登用浮沉自愛卒年七十一謚

元憲 戊申蘇洵卒洵字明允眉山人始舉進士又

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  
六年始復為文既乃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

為歐陽脩所知自是蘇氏文章遂擅名于天下 庚

戌胡宿罷知杭州以郭逵同僉書樞密院事逵少隸

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僉書樞密院事

宿免  
同僉書樞密郭逵

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達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

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  
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  
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  
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  
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  
琦曰諒祚狂妄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  
遠甚亟詰之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  
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五月乙丑彗至張而沒戊  
辰帝謂宰相曰朕欲與公等日論治道中書常務有  
定制者付有司行之呂公著知蔡州將行上言曰

伏見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報罷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詔宰臣舉館職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

達免

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遣  
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  
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  
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  
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  
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  
抱槧不爲監 冬十月以郭達爲陝西四路宣撫使  
自呂餘慶以叅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  
藩者至達始以同僉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丁亥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 十二

月壬寅立子頊爲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旣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六謚曰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英宗帝自居睦親宅孝德著

聞漢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帝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主吏以告帝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鬻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帝亦不問蓋自爲皇子時而天下陰知其有君人之度矣即位而享年不末惜哉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爲然使後世味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覷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太子即位戊午大赦己未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丙寅復以吳奎爲樞密副使戊辰宰相韓琦曾公亮樞密使文彥博叅知政事歐陽脩趙槩判揚州富弼等進秩有差時琦爲首相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 二月乙酉立皇后向氏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爲穎王時納焉至是冊爲后庚寅以所生四月十日爲同天節辛卯白虹貫日壬辰詔公主下嫁者行見舅姑禮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

脩克

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  
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  
著爲令 三月壬寅歐陽脩罷脩旣以議濮王典禮  
爲呂誨所詆惟蔣之竒以脩議爲是及誨等斥而脩  
薦之竒爲御史衆因目爲姦邪之竒患焉思所以自  
解會脩婦弟薛良孺有憾于脩誣脩以帷薄不根之  
謗達於中丞彭思未思未以告之竒之竒即上章劾  
脩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未  
知黃州之竒監道州酒稅脩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  
學士知亳州 癸酉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

參知政事吳奎

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嘗居  
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  
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  
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  
帝然之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  
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  
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  
漢制誥可也且卿能取進士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  
邪光乃就職 閏月癸未太白晝見 甲申夏主諒  
祚遣使獻方物謝罪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

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乃復  
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  
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  
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  
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  
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旣自省於前辜復願  
堅於末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  
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庚子詔求直言 癸卯  
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  
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爲記室每

介甫定評

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  
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  
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  
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  
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  
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  
不聽乃有江寧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  
事乙巳詔以孟夏將至正值農勞之時令監司戒  
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程顥爲澤州晉城令富人  
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

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  
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  
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  
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  
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  
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  
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  
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  
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  
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顥

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尋爲不變民欲辯訴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情事顥從容告語民皆感服邑幾萬室先時民憚差役役則相訴爲讐顥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顥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顥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夏四月丙寅御史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

殿當朝班爲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爲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至今稱爲至闇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議調外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於陶今與陶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係四方觀聽舉動宜慎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五月辛巳以久

左僕射富弼

琦免

旱命宰臣禱雨 六月辛未詔天下官吏有能知徭

役利病可議寬減者以聞乙亥詔中書樞密細務歸

之有司 明宿卒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歷官觀文

殿學士 為人內剛外和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

不可回篤 目勵雖貴顯常如布衣時 秋七月丙

午文州曲水 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 八月

丁未朔太白晝見己巳京師地震癸酉葬英宗于永

厚陵 九月辛卯以富弼為尚書左僕射戊戌以王

安石為翰林學士辛丑罷首相韓琦琦執政三朝或

言其專自御史中丞王陶論劾後曾公亮因力薦王

安石覲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言者愧服 召知蔡州

奎免

樞密使呂公弼

副使韓絳

邵亢

參知政事張方平

趙抃

呂公著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命脩英宗實錄  
 吳奎罷知青州陳升之罷知越州升之舊名旭避  
 帝嫌名故以字行 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  
 抃並參知政事韓絳邵亢為樞密副使趙抃自知成  
 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  
 府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  
 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  
 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  
 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癸  
 卯復以御史中丞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論張方平

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故罷光中丞。仍還經幄。  
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  
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  
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  
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  
也。公著請不已。罷公著知開封府。冬十月丁未。富  
弼罷判河陽。已酉。張方平以父喪罷。方平所至有政  
績。及與蘇洵游。遂爲蘇軾所推讓。但黨宰相賈昌朝。  
叅政陳執中。中丞王拱辰。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諫官  
錢明逸。輩以傾杜衍。范仲淹。併黜。一時知名之士。遂

弼免  
方平免

大失物望。帝初御邈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庚

戌，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穀賑霜旱州縣。甲

寅，預製資治通鑑序，賜司馬光，令候書成寫入。又賜

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癸酉，青澗守將种諤襲

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

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

賂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

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

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

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

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  
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  
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  
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  
之詵初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  
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迨十一  
月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  
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  
管機宜文字趙高言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  
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

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陛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丙

寅詔州縣吏並緣爲姦致獄多瘦死歲終會死者多寡以制其罪著爲令 是月郭逵訶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夏主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 杜鵑鳴于洛陽邵雍散步天津橋聞之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春秋書六鷁退飛鸚鵡來巢氣使之也天下自此多事矣 孫沔卒沔字元規會稽人舉進士歷禮部侍郎跌蕩不守士節歐陽脩薦之謂其有邊才云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一

起戊申至巳酉凡二年

神宗一

熙寧十年  
在位九十七年

元豐七年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

緊免

參知政事唐介

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爲供奉  
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  
事不可不勉也 丙申趙槩罷槩秉心和平與人無  
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  
劉寬妻師德至是以老求罷知徐州 以唐介參知  
政事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  
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  
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 二月壬戌貸河  
東饑民粟 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死子秉常立遣其  
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

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  
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  
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  
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  
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  
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爲夏國主遼遣使冊爲夏國  
王先是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  
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  
龜正旦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之夏四月乙巳王  
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

後系新法更張何煩  
碎而難行也乃知此特  
捏門訣耳

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  
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  
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  
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  
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  
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  
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  
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  
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爲  
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以天下之太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  
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  
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  
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  
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  
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  
終身乎五月禮官用唐故事請上御大慶殿受朝  
因上尊號呂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  
必於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募  
饑民補廂軍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狄仁傑後辛亥

知樞密陳升之

詔諸路興水利乙亥河決棗強縣尋決恩冀瀛州丙  
寅命司馬光滕甫裁定國用 秋七月己卯以陳升  
之知樞密院事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  
上不聽定既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 甲申京  
師地震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震者六河朔地亦大  
震呂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  
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  
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  
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  
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

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韓琦復請相州以歸尋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八月復行崇天曆以月食不效詔曆官雜候星晷重造新曆至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曆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官九月辛未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天子置後若

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  
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至矣帝從之遂有是命從式德  
芳之孫也 冬十月辛丑給天下繫囚衣食薪炭乙  
卯出奉宸庫珠什河北買馬戊辰禁銷金服飾 十  
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丁亥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  
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  
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  
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  
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  
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允免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  
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  
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衮事  
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呂公著薦周敦頤擢爲廣  
東轉運判官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  
觀使詔乘驛赴闕辛酉邵亢罷以王韶管幹秦鳳  
經畧司機宜文字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琦帥其衆內  
附初韶爲建昌軍司理詣闕上平戎策三以爲西夏  
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

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  
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爲竒謀故詔有是擢  
章訥卒訥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于  
周易太玄張方平趙抃薦爲州助教不就里人范百  
祿從扣太玄訥爲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  
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  
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  
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艱其言溺其所以爲  
數惡足以語玄哉賜號冲退處士

二年春二月己亥以富弼同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

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坐語  
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  
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  
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  
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  
不細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  
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  
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  
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

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儉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夫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庚子以王安石叅

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爲

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  
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  
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甲子議行新法王安  
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推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  
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龕合此意學者不能推  
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  
則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  
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  
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  
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

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  
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  
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  
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  
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與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  
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  
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  
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  
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  
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

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皐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羅大經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旣生以來，便有

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  
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  
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  
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  
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  
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  
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于胸中也哉。  
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  
計。三月乙酉。詔漕運鹽鐵等官各具財用利害以  
聞。夏四月。河決地震。大旱。詔羣臣言闕失。丁未。

唐介卒介字子方江陵人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  
貧州人有欲賻助之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  
者七年爲學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詞律自限自進士  
及第爲尉令以至叅知政事其所自奉猶若平素在  
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于朝廷亦未嘗言爲政寬  
靜有體不避怨不立恩至是卒語諸子曰吾備位政  
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  
多矣雖然亦自有命也帝臨其喪見畫像不類即命  
取禁中舊本賜其家謚質肅以薛向爲江浙荆淮  
發運使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

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  
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  
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  
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  
法以向代之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脩起居注  
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  
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  
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  
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  
帝以爲名言乃以甫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

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  
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  
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  
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丁  
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  
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  
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  
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  
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  
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

大曆十四年應當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取庸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柰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薛向請即未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未興爲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五月癸未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出

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史中丞  
呂誨上疏言三人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示執  
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  
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六月  
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  
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  
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  
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光愕然曰衆喜  
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  
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

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  
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䟽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  
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  
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  
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  
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䟽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  
䟽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  
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

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旣斥  
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  
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  
三見黜時人推其鯁直以知開封府呂公著爲御  
史中丞時王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已乃白用公弼第  
公著爲中丞以偏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  
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  
則不爲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壬戌太  
白晝見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辛巳立淮浙江湖六  
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

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旣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

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已丑。韓琦上仁宗實錄。曾公

亮上英宗實錄。

八月丙午。罷范純仁。初。純仁自陝

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

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踈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志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培克生靈。

欽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廸上心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  
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  
爲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太  
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  
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  
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  
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  
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  
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

我哉言不用萬鐘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呂希哲以父公著蔭入官。王安石以希哲有賢名，欲用爲講官。希哲辭曰：辱相公知久，萬一從事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辛酉，以程顥、王子韶並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顥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午始趨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  
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爲先不飾辭  
辯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帝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數  
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程頤爲首又勸帝防未萌  
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召  
顥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  
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歎賞以  
爲得御史體居職數月章疏屢上皆係教化之本其  
論君道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  
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

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

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哢哢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論脩學校尊師儒取士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

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  
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  
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  
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  
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爲師  
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  
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  
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  
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務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

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  
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  
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  
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  
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  
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  
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  
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  
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

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  
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  
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  
後得克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  
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  
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  
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  
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  
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  
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

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  
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  
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  
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  
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  
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  
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  
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  
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  
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

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  
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  
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  
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  
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  
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  
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  
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  
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開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  
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

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論  
王霸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  
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  
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  
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  
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  
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

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  
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  
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  
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  
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  
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  
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  
明盡正邪之辯致一而不一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  
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

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論十事曰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

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

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  
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  
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  
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  
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  
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烝民立之  
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  
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  
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  
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

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  
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  
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  
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  
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  
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  
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  
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  
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

身之通金卷三十一  
三十一  
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

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  
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  
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  
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  
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  
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  
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  
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  
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  
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

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  
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  
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  
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  
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  
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  
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  
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  
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  
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  
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  
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  
哉。論養賢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  
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  
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  
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  
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  
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

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謂乏  
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  
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  
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  
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  
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  
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  
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  
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

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  
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  
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  
謂無負於天下矣上皆嘉納之 壬戌貶判刑部劉  
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土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  
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  
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  
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  
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  
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

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  
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  
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  
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顥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  
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  
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  
利權取爲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  
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  
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  
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

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  
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  
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  
顛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  
進顛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  
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  
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  
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  
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  
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

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爲河南府推官。論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不當偏執爭勝，卑踰尊，疏踰戚，自古用人之道，亦不當蔑視新進。唯開誠布公平心，易氣酌其可否，審其究竟，不問其在人，在我熟議而徐斷之，可也。盈庭聚訟，亦何爲哉！當時明道程先生在八使中，未嘗指斥其事。迨後，乃曰：新法之害，亦吾黨有以激成之。詳味斯言，蓋恫切而有餘悲矣。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

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

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  
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  
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  
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  
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旣與呂惠卿議定  
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  
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  
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  
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  
劉晏掌國計未常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

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矣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

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  
但性不曉事而復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  
惠卿真奸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  
并指爲姦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  
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  
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  
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  
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  
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  
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

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  
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  
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  
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  
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二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  
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  
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  
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  
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  
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

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

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

弼免

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

同年章事陳升之

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  
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  
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  
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  
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  
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  
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  
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  
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是月城綏  
州初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

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周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周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商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周萌訛語塞商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戊戌，以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爲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爲供備庫使。仍

賜姓名趙懷順 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廷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旣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與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

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  
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  
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  
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  
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  
擾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  
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  
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  
十一人提舉官旣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  
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

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  
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  
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  
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  
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  
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  
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詔舉遺  
逸中丞呂誨龍圖學士祖無擇及吳充皆以邵雍薦  
除雍秘書省校書郎穎州團練推官雍引疾不起時  
歐陽脩呂公著素重常秩故穎川再薦秩王安石方

行新法朝臣皆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召秩  
至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  
之安石自是亦薄其爲人矣公著亦以嘗薦秩居常  
怏怏不樂程頤謂公著曰雖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  
之心也閏月壬子置交子務遣官提舉諸路常  
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十二月下祖  
無擇秀州獄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有  
一人饋潤筆物辭之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  
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  
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

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  
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  
得遂誣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  
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祖無擇罪乃知朝廷於  
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  
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丙戌帝以監司郡守  
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  
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  
不限員召胡瑗門人劉彝入對上問曰胡瑗文章  
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

時王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媮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一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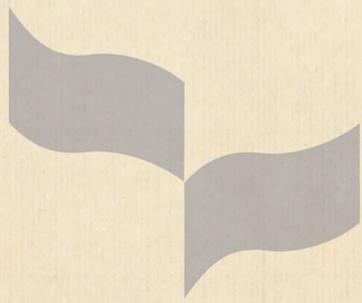
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  
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追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  
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嘆美  
之不足者也上悅 召朱光庭入對言陛下即位以  
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不便誠能  
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以張載爲崇文院校  
書時帝將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上  
言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乃自渭州  
僉判召見問以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  
道也帝悅遂有是擢一日見王安石安石語之曰新

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預下風公若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安石默然明州苗振獄起尋命載按獄浙東程顥上疏曰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于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

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鈞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况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安石曰淑聞如臯陶猶獻囚此何傷竟命之往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一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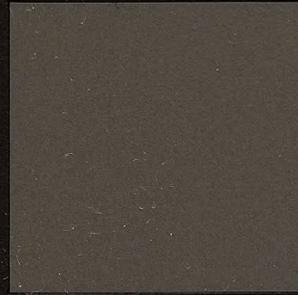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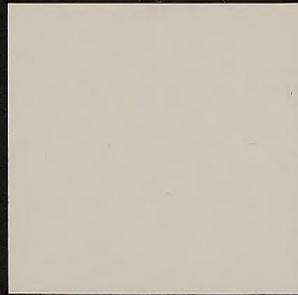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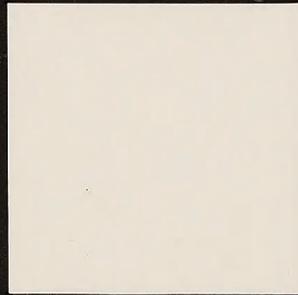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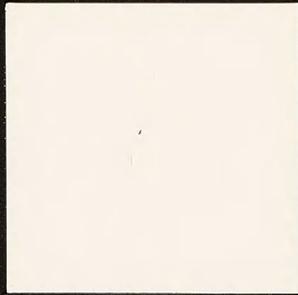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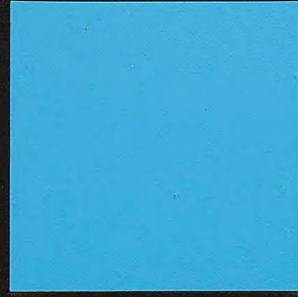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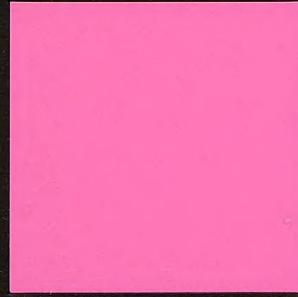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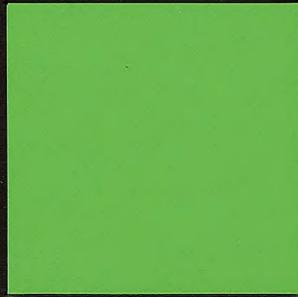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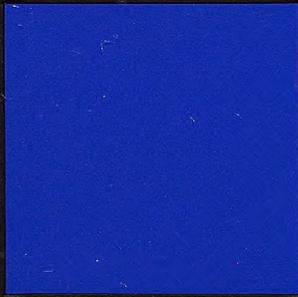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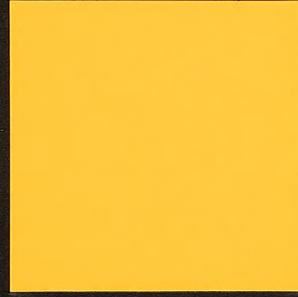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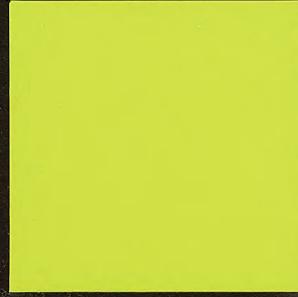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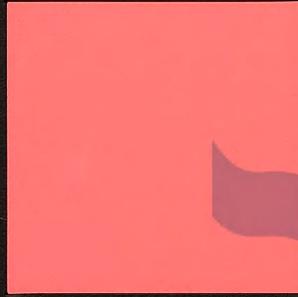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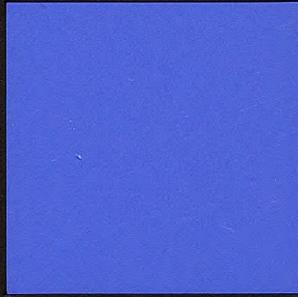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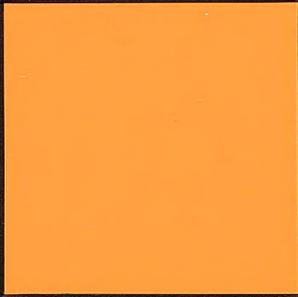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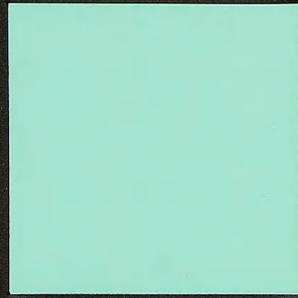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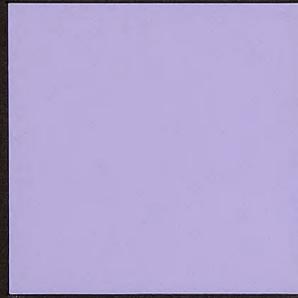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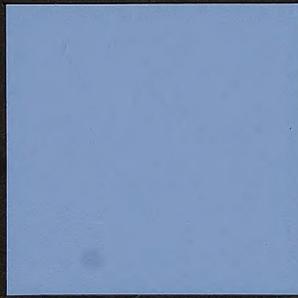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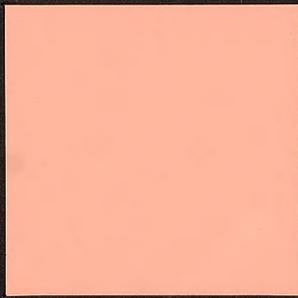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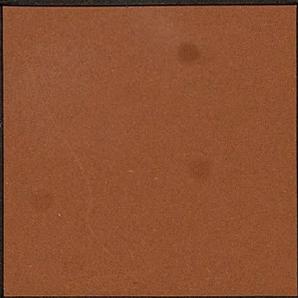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9981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